

風之玉璫



李宝生

李宝生

新疆文学



BW814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风雪马蹄声

李宝生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乌鲁木齐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875印张 2插页150千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182 定价：1.05元

目 次

见习军马卫生员.....	1
神枪手和“万里云”.....	16
风雪马蹄声.....	36
拉练.....	49
奔腾的骏马.....	56
驼铃.....	73
帕米尔雄鹰.....	82
刁羊.....	101
红云.....	116
绿色的宝石.....	120
放心.....	128
典型发言.....	146
艾尔肯.....	156
库尼古丽.....	170
微型小说一束	
手帕.....	198

纪念.....	200
管理股长.....	202
小鹿.....	205
奇特的命令.....	208
啊，800元.....	211
后 记.....	215

见习军马卫生员

新兵入伍不久，兽医王涛给一匹病马做手术，院里围满了看热闹的战斗。正看得出神，背后忽然有人蠕动。是谁这么不自觉地？我打算“收拾”他一顿。回头一看，一个小小的脑袋从我的腋下钻出来，那孩子气的脸上嵌着两颗活泼明亮的大眼睛，几缕头发露在帽沿外，小嘴角上挂着几丝顽皮的微笑，领章上的一颗金星闪闪发光。就在我身子稍稍一侧的当儿，他身子一拱，就挤到我前面了。望着这个诙谐的小战士，我的怒气早飞到了九霄云外，反倒暗暗佩服起这小鬼的灵巧、精明来。

他象一个天真好奇的孩子，先是猫着腰站在旁边聚精会神地看，后来索性蹲下，把头挤到了王医生的头边。看到紧张处，他的双眉紧锁，一双星星般晶亮的大眼睛睁得溜圆。看到顺利处，他便手舞足蹈，眉飞色舞。不知是他看王医生特别忙碌呢，还是这种工作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，竟插手帮起忙来。王医生要用镊子，他顺手就递过去一把。王医生被这不速之客的热情帮忙和熟练动作惊住了，回过头来，感激地望了他一眼，周围的同志“哄”地一声笑了，纷纷议论起来：“这小鬼真机灵。”“真的，当个军马卫生员准是好样的。”一个新战士大声喊道：“嗨，杨德林成了军马卫生员了！”那个被称为杨德林的新兵霍地一下站起

来，昂了昂头，左手扯着衣领，右手用帽子扇着头上的汗，脸上显出得意和自豪的神色，看那样子他仿佛已经真是军马卫生员了。

“我看就给我当个助手，先见习几天怎么样？”王医生也凑趣道。

“好！”人们轰的一声叫起好来。就这样，见习军马卫生员便代替了杨德林的名字。后来，人们嫌这名字太长，叫起来罗唆，就简称为“见习员”了。

打那次见面，我就从心眼里喜欢起这个小战士了。真巧，新兵分班，见习员竟分到了我们班。

别看他人小，干起活来却象一只小老虎。不几天，我摸住他有个脾气：不喜欢人说他小。谁要叫他小鬼，他就会把手伸给你：“来，翻翻腕子！”他翻赢了，就会狠狠地握住对方的手不放，使对方疼的直叫唤，他才说：“看你还叫我小鬼不？”对方说了不，他才肯放手。这小家伙也真有两下子，一天，马放回来了，别的新战士都不敢往马跟前凑，他却掰开分给他的那匹小红马的嘴，高兴地说：“才六岁口，还年轻得很呢！”一个老战士惊讶地问：

“你怎么不害怕？”

“怕它？我让它上哪儿它都得乖乖听我指挥。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那个老战士有些不信。

“你不信？好，当面试验。”说着牵过小红马，把缰绳穿过马嘴代替了嚼子。我连忙阻止道：“不要胡来，摔下来不是玩的。”他向我笑笑：“没事。”纵身一跳骑上马背了。我着急地说：“快下来，不是好耍的！”他却毫不理会，双脚一磕，马象支离

弦箭，“唿”的一声窜向前去。

啊！在场的同志都惊呆了。我在后面撕破嗓门地喊：“收住！快收住……”他全没听见，转眼间便淹没在冲天的尘烟里。唉，这个冒失鬼，我担心他出个好歹，不住地埋怨那个老战士：“看看，谁要你激他？发生了意外怎交代？”

一转眼，那匹小红马旋风似地飞了回来，他颤巍巍地骑在马上，一只手掐在腰间，一只手抖着嚼子，满面笑容地问那个老战士：

“信不信？不是吹牛吧？”

我真是又好气，又好笑，但我更惊异的却是他那熟练的马上功夫。我仍然严肃地说：

“杨德林同志，今后不准随便骑马。”

“是。”他耷拉着脑袋答应着。但我刚要转身，他就一伸舌头，扮了个鬼脸。

小鬼不仅马骑得好，枪法也挺准，第一次练习实弹射击他就打了个优秀。

小杨除搞好自己的各项工作外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嗜好，那就是干他的见习军马卫生员。

王医生那里象有一块磁铁，紧紧吸引着见习员。一有空他就去帮王医生跑跑腿，打打杂，牵个马，抱个蹄，深得王医生的喜爱。一天，王医生拿出本《兽医大全》对见习员说：“抽空把这个读读。”有了这本书他真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。从此书不离身，走路看，吃饭看，甚至上厕所也看。同志们都说他被兽医这行迷住了。

一天，熄灯老半天了，他还在煤油灯下看那本“大全”，我说：

“睡吧，明天再看。”

“嗯。”他没有动。

“明天还要训练。”

“哎，就完了。”

我看他仍未动，就威胁地说：“我要吹灯了！”

“再看十分钟。”他一面埋头看书，一面伸出一个食指央告着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五分。”他降低条件说。

“蘑菇什么！”我不耐烦地说。

他看我真要吹灯，着急了。忙用手挡住我的嘴说：“最后一行！”眼睛却还盯在书本上。我噗地一口把灯吹了，他这才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上了床。

一觉醒来，屋里有亮光，抬头一看，他还坐在灯下，头埋得很低。我可火了：“你……”他忙做个手势：“嘘——小声点，别惊醒人家的好觉。”“这样下去不行，会把身体搞垮的。”我认真地说。他轻轻拍了一下胸脯，嘿嘿一笑：“你听，跟铁一样，垮不了。”唉！真拿他没办法。

第二天起床可把人乐坏了，小于看着小杨的头笑着说：“小杨真时髦，烫发啦！”小杨莫名其妙：“我，没有啊！”“没有……”小于和其他同志只是捧腹大笑，这使小杨更觉奇怪，他摸一把头发：“真的，没有啊。”“拿镜子照照吧！”经我这一提醒，他才急忙拿起镜子，哎呀！好大片头发烧燎了，他摸着头发风趣地说：“喏，不花钱的节约式卷发！”逗得大伙又是一阵哄笑。

见习员就是这个脾气，学个啥恨不得一下子学会，干个啥恨

不得一下子干完。这种脾气却也起到了些效果，不久他便能说出马的一般疾病和一长串药物名称了。在王医生指导下，他还学会了扎针。一些小病当王医生不在时，同志们也喜欢找他看：“见学员，马腿破了，给抹点碘酒。”“见学员，马梁打了，给涂点药膏。”“马不好好吃草，给扎一针吧！”每逢这时，他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做别的，就会撂下饭碗，飞也似地跑去诊治。

这个见习军马卫生员——不！应该在见习前面加上“业余”两个字。这个业余见习军马卫生员的名声就这样象一阵春风，很快地吹遍了全连，在战士们心目中，他已经不是什么“见学员”，而是一名出色的军马卫生员了。

这天中午，正在午睡，小刘在院子里焦急地喊道：“枣红马病了，王医生不在，咋办呢？”见学员一听王医生不在，心里就痒痒得慌，心想：学了这么长时间，这回可该用上了。说声，“我去看看。”就扑通跳下床，唿地一声窜了出去。

马场上已经围满了人，都在焦急地盼望着王医生。忽然有人喊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大伙回头一看，见小杨手里拿着一枚针，气喘吁吁地跑来。不知是谁泄气地说：“唉，来了个没出师的徒弟，他能解决什么问题。”

见学员一边擦汗，一边急急地问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有人回答道：“马肚子痛，直打颤。”

“这好治。”见学员看了看，敲了敲，然后学着王医生的架式，拿着那枚针就要往马腿上扎。还没扎上，小刘就拦住了他：

“哎，你扎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保险针到病除！”见学员满有把握地说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没等小刘再说什么，见习员就“噗嗤”一声下了针，针在马腿上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。

嗨！这一针可真有效，马立时不颤了。人们把枣红马拉起来，向前走了几步。见习员在一旁抿着嘴笑。同志们也替他高兴。不知是谁在小杨肩上猛地拍了一巴掌：“嗨，见习员，真有两下子。”“王医生教出来的徒弟哪有含糊的。这就叫有其师必有其弟子也！”文书学着古人的腔调，做着手势，咬文嚼字地说，逗得大伙一阵哄笑。

听着大伙称赞小杨，我心里也乐滋滋的，打心里说，要不是当着大伙的面，我还要称赞几句呢。

“哎呀！”随着人们的一声惊叫，我的身子猛地一抖，顿时凉了半截：那匹刚治好的马，倒下了！我随着大伙向那儿跑去，马躺在地上，嘴里吐着白沫，小刘跪在地上，抱着马头发愣。

小于可沉不住气了，他两手一摊：

“这下可好，活马给治成死的了！……”

“没那一手就别充……”不知是谁这么说。

“充什么？你还没那一手呢。”大家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小杨的好朋友张小林。两人正要争辩，文书着急地提醒道：“还争什么，赶快去找王医生嘛！”张小林扭头走了。

我心里真不是滋味，连着叫了几声小杨，他都没有答应，只是蹲在枣红马旁边愣神。我真是火从心头起，上前拉住他的手，硬冰冰地说：

“还蘑菇什么，回班去！”

“等王医生来看看是怎么搞的。”他说。

“哼，怎么搞的？活马扎成死马了！”

“谁说死了？”他用力甩开我的手，赌气似地说：“我不回。”

“你……”我正要发作，突然谁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是指导员。他向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只得把气话咽了回去。

还好，多亏王医生及时赶来，马才得了救。

从指导员房里出来，我径直向宿舍走去，耳边却还响着指导员的声音：

“学走路还要摔跤嘛！我们对待积极的东西，应当耐心帮助，热情鼓励。如果一时急躁，缺乏耐心，使性子，就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。……”

是呀！指导员说的对，干什么也没有一帆风顺的啊！

我拍着后脑勺责备着自己：“哎，你呀，你呀，脑子让狗掏吃了？就不会长个细心眼？哪能一口吃成个胖子？从今往后可要改改这火药性子！”我真后悔不该给他泼冷水，决心立刻找他去检讨。

小杨不在家，揭开褥子，那本《兽医大全》还压在铺底下。这就是说，他没看书去。可马场里又没有，我断定他在营房后面那棵小树下，便向那儿走去。

小杨坐在树旁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小溪出神，两手不自觉地玩弄着那枚针，眼眸里溢满了晶莹的泪水。我轻轻唤声“小杨”，他没有理我。我挨近他，更温和地说：“小杨，今天都怪我不好……”还没等我说完，他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扑在我的怀里：

“班长，别……别说了，怪我太冒失。我……我，‘见学员’这名字以后别叫了……”

我抚摸着 he 颤抖的肩膀，用手帕拭去 he 两颊泪水：“当战士可不兴哭啊。”

他迅速擦去眼泪，把手里的针递给我说：“还给王医生吧。”

“怎么，打退堂鼓了！”

“我不配，我没脸再干了，我太笨。”他难过地低下头。

“不是笨，是技术不到家。”我学着指导员的口气尽量柔和地安慰他：“医术那玩艺跟咱们练硬功一样，功夫不到，技术不硬，针就不听你使唤。”

“我太莽撞了。”他惭愧地责备自己。

“走路还有摔跟头的呢，何况学技术。俗话说，经一事长一智，熟能生巧，只要有恒心，没有学不会的。”他仔细倾听着我的话，慢慢抬起头来，停了一会，他异常激动地拉住我的手说：

“班长，你们还相信我，还要我当见习员？”

“当然要。”

他破涕为笑了，但立刻又严肃起来。他握紧拳头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班长，等着瞧吧，我一定不再给咱班丢脸。”我趁热打铁，拿出刚才 he 交给我的那枚针，逗他说：“这个交给王医生吧？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一把夺回去，把那枚针小心翼翼地藏进口袋。

我看 he 高兴了，便转了话题，提出我想了很久的问题：

“小杨，你为啥那么喜欢兽医这行呢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蓦地站了起来，哧拉一声脱去外衣：“你看！”

我近前一看，他的胸脯、背上残存着条条黑紫的鞭痕。停了

停，他才用异常激动的声调说：

“我是个牧工的儿子，祖祖辈辈都给牧主放牛、放马。有一天下冰雹，马群惊散了，爸爸骑上马奋不顾身地追去。要知道，丢掉一匹马全家的饭碗就丢了。追呀，拼命地追，一匹调皮马跑到山头上了，哪知那山背后是悬崖，爸爸没来得及收住马，连人带马滚进深谷里了……

“爸爸的腿摔断了，牧主还大骂爸爸是笨蛋，活该！还硬要拉我去抵债。爸爸向他哀求：

“‘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，他太小了，不能放马啊！’

“‘不能放马放牛。’牧主露出狰狞面孔。

“爸爸有些生气了：‘为一匹马，说什么也不能拉走我的孩子！’

“牧主冷笑一声：‘哼！他还抵不上我的一匹马呢。’接着向狗腿子一挥手，喝道：‘拉走！’

“爸爸怒气冲冲，拖着断腿爬到牧主跟前，用手指着牧主骂道：‘你这毒蛇，老子豁出老命跟你拚了。’说完一头向牧主撞去。

“牧主恼羞成怒，吼道：‘你这个贱骨头想要寻死！’飞起一脚，可怜爸爸惨叫一声就昏倒了……

“就这样，我被拖进牧主家里，那时才七岁。他们让我放马。我不会骑马，只得跟在马屁股后边跑，跟不上，他们就用皮鞭子抽我……”

停了停，小杨又激愤地说：“这个仇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过去马是牧主的，现在是我们的，是保卫祖国的武器，我咋能不爱呀，光爱就行啦？爱马能不懂点兽医常识！”听了 he 这番话，

我心里止不住激动起来。但还不明白这与兽医有什么关系。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突然扭转头问：

“班长，你说我们会打枪不就行了吗，为啥还要学排除故障？”

“防备万一嘛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他咯咯地笑了，笑得那么爽快，那么天真，连眼里的泪花都迸了出来。这一笑真把我弄得“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”。我问他为啥笑，他也不回答。我假装生气地说：“真是孩子气，咯咯咯地尽管笑什么？”他马上止住笑，异常严肃地说：

“你不是问我为啥爱兽医吗？跟你一样，应个急儿，防备万一呗，马不生病不是保障了部队战斗力吗？不是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吗？”

“当”的一声，象一记铜锤，砸开了窗户，使我的脑子豁然明亮了。怪不得前天他的好朋友张小林来劝他说：

“你就别搞那玩艺了，何必自找苦头，万一出个事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

“你呀，是老鼠胆！”小杨不满地批评自己的好朋友。

“不是我胆小，你想这事与咱也无关，马病了有兽医嘛！”

“战斗时能一匹马后面跟一个兽医？”

“那……那是打仗嘛！”

小杨笑了，他用手指着张小林的鼻子：“你呀，还没弄清这个关系。”

真想不到这小家伙竟有这高心路。我真想把他抱起来叫声亲弟弟。我高兴地在他肩上狠狠拍了一巴掌：“做得对，就要想法提高部队战斗力！”

星期日，刚吃过早饭见习员就不见了。铺下那本《兽医大全》也不见了，我想他一定在马场。果不出所料，他正聚精会神地在一个泥做的马腿上练习扎针。这个泥做的模型上，画了许多红蓝颜色的线条，他照着那本《兽医大全》，按各个穴位，小心翼翼地上扎。扎扎，拔拔，忽而紧锁双眉，忽而满面含笑。我站在跟前他都没发觉。我猛拍了他一把：“嗨，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跑这儿练起硬功来了。”他吃了一惊，回头见是我，笑一笑，重又埋头工作起来。

停了一会，他的眉头一展，叫道：“班长，你看，上次没扎好是穴位搞错了，该扎这地方。”他指给我看。

“嗯！”我看了看《兽医大全》和模型上标的完全一样。

“以后啊，我可记牢啦！”他一字字倾心地说。

我看着那个小巧的泥马腿称赞道：“这个模型做的还真象呢。”

他笑笑：“泥腿是我捏的，穴位可是王医生给画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做的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“嘿嘿，晚上偷着搞的呗，叫你知道你又要吹熄灯号，下睡觉令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，指着他的脑袋说：“小家伙，有你的！象你这样苦学法，军马卫生员这名状元不叫你考上才怪哩！”

他把头一扬：“咱呀，坐着脸盆漂海——没指望喽！”说罢腼腆地笑了。

入冬以后，一匹大黑马肛门破裂，手术后寸草不进，滴水不饮，全靠“葡萄糖”维持着生命。这天，王医生领“葡萄糖”没回来。当晚就下起雪来。狂风卷着雪花迎面袭来，击在脸上针

刺箭穿一样疼痛。我查完哨向宿舍走去，突然一个黑影匆匆走来，我警觉地喊了声：“谁？”对方大概听出了我的声音，站住了：“呃，班长，大黑马病又重了，王医生不在，只好找咱们的见习员了。”

“他值头班，刚睡下，恐怕还没睡着呢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谁呀？”屋里见习员答了腔。

“我，刘志强。见习员，大黑马病又重了，疼得在地上直打滚……”还没等他说完，小杨就站在我们面前了，他一面迎着风雪系扣子，一面焦急地问：

“还有什么症状？”

“还打颤。”

“走！我们看看去。”他顶着怒吼的风雪向马厩跑去，我们紧紧随后。

来到马厩，大黑马正在地上来回滚动，那用纱布包扎着的马尾，在冻地上摔得“乒乓”作响。它在痛苦中挣扎、呻吟。看见大黑马万分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绞痛。几天前还是匹膘肥体壮、飞驰如电的骏马，此刻却成了皮包骨头……

见习员诊断过了。在手电光下我看他紧皱双眉，一双星星般晶亮的眼睛在打了结的眉头底下，闪着沉静的光芒，稚气的脸上显得格外肃穆。他平静地说：“先拉起来遛遛。”

这马如同一匹死马，我们五个人连拉带抬才把它拉起来。看着那颤抖的身躯，小杨立刻脱掉大衣盖在马身上。马没站稳扑通一声又栽倒了。我和其他同志都慌了手脚，小杨也有些着慌，显然被这严重情况惊住了。